

《中医新课堂》丛书

丛书主编 刘观涛

我的中医之路

余国俊 著

一位当代名医的治学与师承历程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一位当代名医的治学与师承历程

我的中医之路

余国俊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中医之路/余国俊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80231 - 245 - 6

I. 我… II. 余… III. 余国俊—自传 IV. R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5295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64405750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21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0231 - 245 - 6 册数 5000

*

定价: 34.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64065415 010—84042153

书店网址: cshn.net/qksd/



我是怎样走上中医之路的

我从小喜爱读书，高二、高三时是全班第一名。当年，成绩优异者一般偏重理科，我却喜欢文科，有老师说我“破了天荒”。因我专心学习，有点清高，校方便说我走“白专道路”，我的言行被视为“异端”。如有一位老师讲课得好，我就天真烂漫地建议他写一本书，推广其教学经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道貌岸然的老师，竟加油添醋地向上打“小报告”，说我鼓励他“成名成家”。这还了得，校领导在一次大会上铁青着脸，咬牙切齿地骂我“人小鬼大，蛊惑人心”。

最可怕的是，我的毕业鉴定被写上“重知识轻政治”，这是政治淘汰的信号。事实上，我年轻时便立下“经国济世”之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选集》，是我最爱读的课外书。我只不过不谙世事，不落俗套罢了。我执意参加1964年的高考，且初衷不改，第一表第一志愿填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表第一志愿填成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我的高考成绩虽然远远超过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却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录取我，连成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姗姗来迟。

进校后方知，我险些落榜。原来，成都大学副校长刘洪康教授（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本已不录取我，但在回校途经杜甫草堂时，又令坐骑掉头，重返录取地点，毅然将我录取到该校政治经济学系。在大学期间，我经常去杜甫草堂，缅怀和感谢诗圣杜甫的“在天之灵”。

自学之路

我自学中医，纯属偶然。说来话长了，算是一个时代的“机缘巧合”吧。

阴差阳错入医门

“解救”落难名医

1966年秋，学校搞“文革”停了课。我和一些大学生被四川省省委

“文革接待站”派到大邑县搞调查，调查组设了一个接待站。有一天轮到我值班，有两位年轻的乡村医生前来“告状”，说他们的老师简裕光，因为“炼丹”为人治病，被诬为“封建迷信”；“丹药”被没收，并被取消了行医资格，七个徒弟也受到株连。当听说简氏丹药配合中草药，治好了不少肝硬化、空洞性肺结核、重度子宫脱垂病人时，我很惊奇，又半信半疑。次日，我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赶赴简氏师徒行医的地区——离县城二十多里的“元兴公社”，现场仔细询问了十多个病人，证明确有其事。我连夜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次晨当面交给县委领导，并“义正辞严”地要求立即“解放”简氏师徒。县委领导找来县卫生科长，迅速落实了此事。那时，“红卫兵”的话犹如“圣旨”。

但我对简氏“丹药”充满了好奇心，必欲亲眼睹其“芳容”而后快，便“得寸进尺”地要求县里划拨一笔科研经费，扶持简氏师徒继续炼丹。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支持新生事物，为人民健康服务”。县委领导爽快同意，并当场拍板，将大邑城关中学物理实验室作为炼丹的科学实验室。

“五色盐精”传奇

简氏师徒炼的丹名叫“五色盐精”，其主要原料除食盐外，还有卤碱、硫磺等。我目睹了炼丹的全过程，担心有毒。等丹药炼成后，我便与简老师等一道，专程远赴位于重庆市黄角桠的“四川省中药研究所”请求检验，结果出来了：无毒。谢天谢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趁热打铁”，要求县里出资，举办了“大邑县实践病院”，由简老师主持，使用“五色盐精”配合中草药，专门收治疑难顽症。因疗效显著，声名鹊起，求治者越来越多，而“实践病院”又是免费治疗，县里经费有限，病人越多，越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我忧心如焚，便向省卫生厅、成都中医学院、成都军区等单位领导写信，寻求支持。不久，温江专区收编了简氏师徒，成立了“五色盐精研究组”。我仍嫌经费少、规模小、步伐慢，便继续向上写信、寄材料。有一封信打动了成都军区主要领导，他作了“重要批示”后，军区后勤卫生部、成都中医学院先后派人进行了调查。后来，简氏师徒转成全民所有制职工，并以简老师为台柱，成立了“温江地区中草药研究所”（成都市中草药研究所）。



毅然决定学医

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儿。简氏师徒说，在遇到我之前，他们在当地申诉无门；数次找过调查组其他成员，均告以此事不归他们管。而一找到我，便如“拨云见日”，我不仅管，还“一管到底”，真是“救人要救彻，送佛上西天”。若我与中医无缘，何能如此？简氏师徒还常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范仲淹语）。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高中毕业论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认为，青年应当选择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职业，而摒弃一己的私心杂念。我的心豁然开朗，既然政治经济学专业前途渺茫，就应当学医。因为医学没有阶级性，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何止“大多数人”！

然而“文革”风起云涌，人人裹挟其中，我要“跳出三界外”，谈何容易！翻阅《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皆不堪用。忽然心生一计：病！我煞费苦心地“称病”，住进了学校病房；又“正大光明”地从校图书馆借来许多医书，关起门来，夜以继日地阅读，“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自学了医学院校西医专业的主要教材和中医专业二版全部教材，并开始为同学、老师看病。所谓“看病”，不过是根据病人的症状和舌脉去翻书，对号入座，居然有效。一位校医感叹道：“余国俊读医书读出名了”。

如此“临床实习”

学校门口有一家“联合诊所”，所里有一位老中医医术较高，却是“历史反革命”。我便经常在夜间悄悄去他那儿请教，他还借过几本线装书给我看。而我校离省人民医院只有五里路，挂号费很便宜，我便多次冒充“病人”去看病。那时该院中医诊断室是几间简易平房，我站在窗外，或趴在窗口上，仔细观摩医生看病。因就诊者众，医生应接不暇，从未干涉过我这个“偷艺”者。2001年我晋升“正高”答辩时，考官之一便是当年被我“偷”过艺的医生。我笑谈此事，对方先是一愣，继而开怀大笑。

指路明灯张锡纯

锡纯指示门径

自学完中医教材后，我曾浏览（不是阅读）过不少中医书。有一天清晨，我在简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册，随手翻开，映入眼帘的是“石膏解”，才读完一段，便被吸引住了；洋洋万余言，目不转睛，一口气读完，直如醍醐灌顶，连声感叹：天下竟有如此精彩绝



我的中医之路

伦的医书！于是不分昼夜地阅读此书，第三册读完，又读第一册、第二册；每本读了三遍，边读边记笔记。那段时间，我完全沉醉在张氏著作里，满脑子《医学衷中参西录》，言必称张锡纯，有时梦中也在读张氏之书。我还向同学们吹嘘说，自己能穿越时空隧道，“进入”张锡纯的思维。

深得“近代中医第一人”张锡纯的精粹之后，再转而学习其他中医书——包括文辞古奥、义理深邃的中医“四大经典”，便不再有多少拦路虎了。

许多年之后，有不少初学中医者垂询如何学习中医，我答曰：精通一家，熟悉几家，了解多家。

有幸“正式悬壶”

1969年~1971年在军垦农场锻炼期间，白天参加体力劳动并为农民看病；每遇疑难病证，必先回忆锡纯之书（不敢当场翻书，但病人走后必翻书对照），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至深夜。《伤寒论》和《金匱要略》就是在军垦农场学习的。

1971年秋，我分配到乐山专区，恰逢夹江县华头山区一位成都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早就要求调走。我听说后，便向县组织部门“毛遂自荐”，请求改行当中医。当时一位组织干事说：“你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你真会看病？”军代表倒很开通，说：“让他去试试嘛！试用一个月，当不下来再分配其他工作。”就这样，我兴冲冲地赶赴离县城47公里的华头区——当时人称“夹江的甘、阿、凉”，即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自治州，条件比较艰苦。次日，我便坐进华头区医院的中医诊断室，开始“正式悬壶”生涯，并广泛运用张锡纯治疗疑难病证的丰厚经验，迅速打开了局面。

如一媪，年近五旬，双下肢静脉曲张，疼痛益剧，跛行来诊。甫坐定，眼泪夺眶而出。自言跑过几家大医院，均不开药。我从未治过此病，然观其症征，显系血瘀，便投“活络效灵丹”，重加祛瘀猛药。服6剂，疼痛大减；守服30余剂，疼痛消失，步履基本复常。用“镇肝熄风汤”加减，救治一例中风偏瘫，病人迅速转危为安；用“振中汤”治愈顽固性腰痛；用“燮理汤”加鸦胆子治愈热痢下重；用“滋阴清燥汤”抢救小儿久泻伤脾阴；以及用张锡纯推荐的“加减当归补血汤”治愈崩漏重症……

我“正式悬壶”1月之后，县里果然派人前来考察，结果是：“意料之外的满意”。他们用最纯朴无华的语言当面表扬我时，法国著名微生物



家巴斯德的名言迅速掠过我的脑际：“机会垂青于素有训练者。”（又译：“机会只对素有训练的人才有用处。”）

小荷才露尖尖角

文章频频见刊

我撰写学术文章起步较早——1973年秋，即正式行医2年之时。那时只知道一家中医刊物——《新中医》；连续投稿2篇，均幸中而及时发表。窃喜之余，难以“击鼓再进”。乃因临床有限，而中医学是实践性特强的科学，若无临床功底，只能“纸上谈兵。”何况我是纸上谈兵亦觉难——读书甚少，藏书也少，而“书到用时方恨少”。忽忆莎士比亚名句：“早结果的树一定早凋”，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苏东坡说写文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回味及此，便为自己的轻举妄动、“欺世盗名”而后悔。于是沉潜下来，日诊夜记，广搜博采，择善而从，又得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的熏陶和启迪。五年之后，重新命笔，竟尔“思如泉涌”，写来轻松快捷，发表顺风顺水。数年间，遍及二十余家中医药刊物。那时发表文章，不出审稿费和版面费，全凭质量取胜。记得1981年，我在《中医杂志》发表《张锡纯论治脾胃》之后，深受鼓舞和激励，又接连投稿几篇，均遭退稿。受“敝帚自珍”心态驱使，便写信去询问“为什么”。该刊编辑部回复了一封公函，不特言辞优雅恳切，而且书法一流，大意是说：该刊稿件采用率仅3%~5%；文稿被退，不一定质量不高；该刊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稿制度——初审、复审、集体讨论定取舍。我想，这大约是《中医杂志》上从未出现过“文字垃圾”的根本原因吧。

作为一个基层临床医生，我何以要不间断地撰写学术文章？为名利么？唐代诗人戎昱《感春》诗云：“名位未沾身欲老，诗书宁救眼前贫。”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即只读书，不思考，就会迷惘；只思考，不读书，就会懈怠。他不提写文章，他是“述而不作”，只讲不写，却有学生随时记录整理。倘若学生也效法孔子“述而不作”，会有流芳千古的《论语》么？所以我在年轻时就“狗尾续貂”，补了一句：“学、思而不作则憾”。这种“憾”，有两层意思：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写文章也是“千秋之伟业”，“不朽之盛事”，人生无缘此事，或有缘而放弃，无片言只语留世间，岂不遗憾？此其一；其二，读书是走别人的思想路线，写作才是走自己的思想路线，不写作，难以真正独立思考，难以“探骊得珠”。



我的中医之路

也曾“一步登天”

1983年秋的一天，四川省中医研究所名老中医陆干甫先生偕同该所领导，突然光临我供职的乡村医院，与我海阔天空地“闲聊”了2小时。不久，陆老来信，热情洋溢地邀我调到省中医研究所工作，“一展宏图”。我也得悉，此缘于从未谋面的金家浚先生（《四川中医》主编）的鼎力推荐。遂欣然从命，于年底“借调”到省中医研究所文献研究室。在旁人看来，我真是“一步登天”了。

在省中医研究所，仍是看病、读书、写作，可谓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但不久便萌生陶渊明“归去来兮”之意。我乃“乐山乐水”之人，处在热闹喧嚣的大城市，感觉浑身不自在，写作缺乏灵感，而且“早生华发”。该所曾几次要求我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包括调动家属），我均婉辞之，但又实在找不出“借口”，十分尴尬。忽闻乐山拟开办“江尔逊高徒班”，要我回去协助，我才转忧为喜。江老亦接连三次赴蓉商讨，我才得以“名正言顺”地离开。

回想一年前，我坐省中医研究所派来的专车赴蓉，我院职工倾巢出动相送。经过眉山（苏东坡故里）时，我脑海里竟然浮现出李白奉诏赴长安时写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未免天真有余，成熟不足，犹带俗气。返回时，仍坐那辆车，于晨光熹微之中，悄悄离蓉，无人送行。我不感寂寞，唯想起蓉城诸位“恩公”对我的“知遇之恩”时，便深深歉疚！

在省中医研究所工作的一年间，我与文献研究室同道黄明安先生合作编著了一本中医工具书——《内难经荟释》，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四川电视台在介绍我省校点古医籍的成绩时，重点推介了此书，颇有溢美之词——如说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内经》、《难经》的整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云云。

师承之路

我师承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无人“指派”，未签“合同”，没有“任务”，没有“承诺”，完全是自愿自觉，自然而然，自由自在，自得其乐。



继承整理江老学术经验

我初业医时，江老已是乐山地区家喻户晓的名老中医，他的崇高声誉不是新闻媒体宣传出来的，而是在数十年治病救人的临床生涯中逐渐积累和拓展开来的。江老的师承导师是蜀中名医、经方大家陈鼎三。陈老博览群书，穷原竟委，记忆力惊人。据江老说，陈老不仅能全文背诵《伤寒论》和《金匱要略》，还能全文背诵最难背诵的《神农本草经》。陈老学验宏富，以善治伤寒逆证、坏证著称；经常出诊，扶危救颠，故而无暇著述，唯有《医学探源》一书传世。江老则完整、准确地继承了陈鼎三学术经验，且发扬光大之。

江老当年“桃李满乐山”，跟随其学习，进修者一批又一批；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美江老医德高尚，学验俱丰，不同凡响，但就是无人动手继承整理其学术经验。当时我在乡村医院工作，有一次回乐山休假，得知江老欲写一篇论文去出席成都市中医学学术研讨会，因忙于诊务，无暇动笔，便唤起了我的“写作欲”。江老定的题目是“试论《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关系”；江老讲述要点，其主旨是“寒温统一论”，即伤寒统温病。这恰恰是我坚决反对的。但我还是严格遵循江老思路，硬着头皮写下去——自己批驳自己。后来，这篇论文引起了参会代表热烈的学术争鸣。我的“初试啼声”，江老颇为欣赏，特别欣赏我不仅尊重，而且“誓死捍卫”不同学术见解的“雅量”。

此后我便自愿充任江老的助手，孜孜不倦地学习继承和整理研究其学术经验，并开展广泛的临床验证，公开发表了数十篇学术文章。

继承整理江老的学术经验，其实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为什么呢？江老秉承陈鼎三遗训，每治一病，必是理一法一方一药完备而一以贯之，且特别彰显“方以法立，法出方随”。观其每疏一方，不唯理法彰然，而且以方统药，药在方中，绝不游离于方之外。换言之，每加减一味药，必有理法之依据。从江老的大量治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方证对应”时避免了“有方无药”的机械性，在“辨证论治”时则避免了“有药无方”的随意性。把这样规范的临床经验整理出来，不是“举手之劳”么？至于理论探讨性的学术文章，撰写也不难。因江老口才颇佳，一谈到中医学学术问题，更是口若悬河，且“天机迅发，妙识玄通”，引经据典，准古酌今，频添新意。我据此走笔成章，有何难哉！



我的中医之路

协助创办“江尔逊高徒班”

1985年1月，我怀着新的使命感，来到乐山市人民医院。在这里，我协助江老创办了“江尔逊高徒班”。我在高徒班的身份颇特殊——既是“高徒”，参加学习；又是助手，负责高徒班的行政事务，并参与教学。

草拟教学计划

我遵照江老的意旨，经过深思熟虑，草拟了高徒班的教学计划：

高徒班的教学内容是：以仲景学说为主，上溯《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下及后世诸家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博采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之长，务期融会贯通，并娴熟地运用于临床。教学方法是：临床跟师门诊和会诊，随时随地，点点滴滴地记录导师的临证经验，并独立地进行验证；在验证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含英咀华，分类归纳，系统整理。理论上以自学为主，在自学的基础上集体讨论，重大或疑难问题由导师答疑。针对学员知识结构的薄弱环节进行补课和辅导。学风方面，要求学员读书与临证相结合，理解与背诵不偏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学习和思考，大胆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坚持“教学相长”与“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大力活跃学术空气，鼓励开拓与创新精神。

南齐褚澄《褚氏遗书》说学医者应当“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和“屡用达药”；清代王孟英则“不作两脚书橱”。而高徒班的教学计划，可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矣。其中的一段话——“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学习和思考”；“大胆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其出处是毛泽东关于大学教学改革的“春节指示”（1964年），当年我听了传达，那段话便深深地嵌进了我的大脑。

主持写作教学

我主持写作教学，从未“虚晃一枪”，或放“空炮”，而是“亲临战场”，“真枪实弹”，——当着学员的面，“手把手”地反复修改其继承整理文章，直到实在改不下去了，才鼓励其投稿。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乎全部命中。三年期满，四位学员公开发表继承整理学术文章五十余篇。须知在进高徒班之前，他们从未发表过文章。而当年的高材生，由于掌握了“渔技”，后来成了中医文章高手。至于讲课，记忆犹新的有两次：

一次是讲写文章要讲求“辩证逻辑”，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举现代著名作家王蒙的一篇论文为例：王蒙论文的主题是说作家应当学者化，



但却从反面提出问题——不少著名作家不是学者。反说正说，跌宕起伏，层层推进；相反相成，珠联璧合，步步深入。古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先贤后贤，其揆如一。

另一次讲写文章要繁简得当，提倡“长话短说，无话则不说”，防止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并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为例，推崇其写作风格——简洁明快，犹如“电报体”。

此外，还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考试”。因学员们初学写作，普遍存在自卑心理，唯恐质量差，寄出去贻笑大方。于是选了一篇名气很大的中医药刊物的“编辑部文章”作为试题，答题要求：“本文不足一千字，但语法、标点明显错误达二十余处，请一一标出，并予以纠正。”

通过这次考试和讲评，学员们眼界大开，自卑感一扫而空。

结束语

宋代大诗人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拙意学医何独不然哉！我未能从事大学所学的专业——政治经济学，但该专业的主要课程（特别是《资本论》）使我具备了基本的人文、哲学和科学素养，而这正是开启中医伟大宝库之门的一把金钥匙。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使我在“登堂入室”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对中医学进行全方位的“俯视”和“审美”，故而较为客观、清醒，还有欣赏，甚至陶醉。明人洪应明说：“雨余观山色，景象便觉新妍；夜静听钟声，音响尤为清越”。我在崎岖不平的中医山路上攀登不已，却不容易感到疲倦，不容易产生“职业性厌烦”，就是由于沿途景象新妍，音响清越。诚如是，则“回首向来萧瑟处”，就不仅无怨无悔，实话实说——还平添了几分“幸运感”。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师承现代经方大师

——江尔逊先师亲授记

我是如何师承经方大师的

——学习继承、整理研究江尔逊学术经验的体会 3

先师如何治疗疑难重证

——运用仲景学说治疗疑难重证的体会 9

运用经方的“毕生心悟” 20

先师如何将仲景学说“运用如神”

——江尔逊运用仲景学说经验琐谈 29

重现医圣的“临床实况”

——江尔逊的“方证对应”观 35

非同凡响的“方证对应” 40

方证对应如何“信手拈来” 44

“时方”的方证对应

——“虚痛”诊治一得 48

一次医家、病家的“质疑问难”

——江尔逊运用小柴胡汤治虚人感冒的经验 51

咄咄逼人质难 直抒胸臆作答

——关于小柴胡汤扩大运用范围的问答 55

对“第一方”的穷原竟委

——桂枝汤方证研究 63

“高徒班”学术讨论实录（上）

——桂枝汤是发汗剂还是止汗剂 74



我的中医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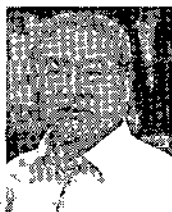
“高徒班”学术讨论实录(下)

——再谈桂枝汤是发汗剂还是止汗剂	78
旷世经方的发掘与运用	
——古今录验续命汤救治风痹之研讨	82
益叹其玄冥幽微 莫测高深!	
——四逆散证溯源谈	88
救急扶危高效方发掘记	
——运用豁痰丸抢救痰热壅滞危证	92
咬文嚼字“嚼”出了什么?	
——“蛔厥”刍言	95
“效如桴鼓”非虚语	
——眩晕速效方创制记	98
“数次更方,皆不中病”的思考	
——治痹一得	103
历验不爽,唯识者鉴之	
——江尔逊运用三仁汤心法	106
不为西医诊断印定眼目	
——江尔逊运用补中益气汤的经验	111
江尔逊经验拾贝	
“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	
——江尔逊治疗尿路结石	116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	
——江尔逊治疗慢性肾炎	117
怎样做好名老中医的助手	120

第二卷 尊崇“近代中医第一人”

——张锡纯医学研习记

我为什么特别尊崇张锡纯	127
此曲只应天上有	
——张锡纯论治脾胃	130
“近代中医第一人”的独创	
——张锡纯对大气下陷证的鉴别诊断	137



真假难辨怎么办? ——张锡纯运用塞因塞用法的经验	141
横空过雨千峰出 ——张锡纯治寒温经验钩玄	144
“宁治十男子,不治一妇人”的困境 ——张锡纯治疗月经病	150
让中医“如虎添翼”的思路 ——张锡纯体质观简介	154
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 ——略论张锡纯的中医教育思想	158
高效方“失灵”时怎么办? ——运用燮理汤加鸦胆子治热痢下重的体会	163
面对教科书的“盲区” ——小儿久泻伤阴的辨证论治	168
聆听“振聋发聩”的医学妙论 ——张介宾的“脾胃含五脏”学说	174
令人“一读三叹”的警世名著 ——陈修园《女科要旨》评述	180

第三卷 我对中医学的体悟

——余国俊临证治学录

修正对《伤寒论》的“千年解读” ——《伤寒论》存津液途径初探	188
准确运用经方的一条“捷径” ——以吴茱萸汤治头痛为例	194
张仲景如何救治急重症? ——从“干姜附子汤证”探仲景救治早期急重症的思路	200
一波三折:如何试探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补肾法治疗尿石病	205
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 ——我治慢性胆囊炎	211



我的中医之路

千方易得，一效难求

——柴葛解肌汤速愈小儿感冒高热 215

以“教科书”为起点再次攀登

——慢性咽炎证治 219

思悟投方之失

——半夏厚朴汤运用得失谈 223

亲尝中药试“奇效”

——莱菔子功用新识 227

精通单味药 用药如有神

——旋覆花琐谈 230

从“顾此失彼”中寻找入手处

——景岳巧治战汗验案赏析 233

遵“古训”遭挫折之时

——小儿厌食治肝一得 235

“直线”与“曲线”两种治疗思路

——更年期综合征证治 237

让名老中医经验锦上添花

——复发性口腔炎证治 239

从“失败”中寻找突破口

——慢性鼻炎证治 240

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效”

——《骨蒸取之少阳治验》的启示 241

当实践与书本“冲突”之时

——“白术通大便”的启示 243

一首“自拟方”的利弊分析

——决明子降血脂的临床验证 244

“偏方治大病”的筛选

——土茯苓治头痛有效 245

如何“锁定”高效药物

——车前子治中心性视网膜炎 247

中医药的“美容秘法”

——白芷外用祛斑美容 248



辨别极易混淆的“多胞胎”	251
--------------------	-----

第四卷 医林之“华山论剑”

——我与同道的学术争鸣

斗胆质疑“内因决定论”	
——《内经》发病学说澄源	258
冷静思考“合三为一”	
——“统一”利弊面面观	264
“不疑”之处有疑问	
——《金匱要略》“肝着”辨析	267
反驳“众口一词”的注释	
——对《素问·经脉别论》一段重要经文的重新认识	270
阴阳能够“包罗万象”？	
——围绕“阴火”的一场论战	275
也谈“阴火”	279
再谈“阴火”非火	281
如何对张仲景进行“精细解读”？	
——也谈“少阳病位”	283
两位经方学者“过招”录	
关于《论调胃承气汤原不是泻下剂》一文的几点推敲	287
对《几点推敲》一文的商榷	291
惊叹“养生之道”的误区	
——也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294
对《误读分析》一文的“误读”分析	
——也和黄培民同志商榷	296